

张临生：博物馆的奇妙人生

聪明幸福的女人有一点是共通的：早早知道自己要什么。张临生说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她要做什么，她一万个肯定自己要学历史。果然，大学一毕业，她就考进台北故宫博物院，从导览员一直做到副院长。而今，来到上海，在安藤忠雄设计的震旦博物馆就任馆长。一生与各类宝藏相随，她说自己有福。

责任编辑：李欣荣 / 撰文：欣然 / 图：本人提供

人生的精彩取决于自己

一个从博物馆里出来的女人，是什么样呢？张临生的出场多少有点出乎意外。男孩般的短发，配以雪花呢套装，那份干练绝对是21世纪的，只有那双串的黑白两色珍珠项链带出了她骨子里的优雅。

“博物馆工作常常都是一做一辈子。”说这句话的她满脸幸福，大声说自己喜欢历史，不管别人不实际的评价，也不管别人热衷于外文和商科，她只是一头扎进那源远流长的历史，不管不顾。当年考进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时候，那里是当时台北唯一有空调的地方，张临生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每天面对的都是赏心悦目且世间罕有的宝贝，还有工资可拿，她人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笑不动。“你想啊，收藏家收个东西不仅要考虑经济负担，还要冒风险，哪有我开心啊。”

有一次连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都忍不住对已做器物处处长的张临生说：“你才是富婆啊，所有好东西都归你保管。”

除了历史名物，她还常常碰到一些历史名人。当年张临生的偶像是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要知道这个女人的博士学位要比胡适还拿得早，她的本本《一个女人的自传》更是张临生最爱的书籍，那天她突然出现在博物馆的时候，张临生正要庆幸由自己做讲解，杨步伟却说：“我来讲，你就听吧。”结果，她幸福地做了两天学生。

还有一次，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她碰到了那位捐献中国庭园给大都会博物馆的美国著名女作家亚斯特（Astor）女士和宋美龄，她们一位90岁，一位93岁，静静地看着这两个极品女人，张临生至今难忘亚斯特的那句话：“哦，第一次在这里遇见比我还大的女人。”，她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两个女人居然在博物馆比年龄。

除却种种奇妙的经历，更多的时候，张临生是感动，“几千年的美物，如果没有老天爷的恩赐，我又哪里可能如此亲近。”

其实，人生的精彩取决于自己，她完全可以这么说。

一路没有杂音

本来张临生的博物馆人生随着退休要转弯了，结果碰到了早年就认识的陈永泰先生，一切又拐了回来。陈先生收藏古董已有三四十年时间，这个不喜欢复杂，公私分明的收藏家，想到开一



生说你也加入吧？张临生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欣赏这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收藏大家，愿意跟他一起分享这个精神盛宴。

张临生强调对古代的东西要尊敬，但更多的是了解自己的文化，“你不能一说中国文化，就是吃啊，就是皮蛋啊。过去的人很辛苦，现代人很幸运，但是我们要亲近历史，往下一代扎根，有些文化的东西需要溶进我们的气质里。”

她还真不是就这么说说，从台北故宫博物院退休后，她去教书，常常忍不住要求学生去看博物院，有时干脆自己带队，甚至请学生吃饭，边吃边讲。“我要学生养成习惯，慢慢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博物馆是个可以去的地方。有时候一部电影没看，别人会当你是怪人，其实，没去博物馆看看，那才是怪人呢。”说这些话的时候，张临生还是笑语嫣然，如玉般温润感人。

所谓言传身教，张临生的每次出外旅游，第一站都是博物馆。她先生甚至开玩笑要求她：只逛博物馆不逛街。说来有意思的是，看了那么多古董文物，她还真是只看。“我没法收藏啊。我怕人说闲话，作为职业的界限在哪里，我说不清楚，就干脆不涉足。”只顾着养眼养心的她甚至还暗地多了个规矩：不结交收藏的朋友。“我担心啊，她们是喜欢我这个人呢？还是别有所图呢？有是非不好，我不给自己惹麻烦。”她一直很庆幸自己一生这样过来，每一步都没有走错。

听着她一路没有杂音的故事，忍不住插嘴，“如果可以穿越，你要回到哪个年代？”“宋朝。我希望是宋朝，那是中国人刚刚开始研究古文物的时代，非常有趣。”她兴奋的声音回荡在震旦博物馆的上空，似乎隐隐有余音回响。

这个下午，在博物馆，身处清静，心生欢喜。

关于震旦博物馆

上海震旦博物馆位于陆家嘴，博物馆的典藏强调一个“精”字。藏品以中国古代器物为主，涉及种类有佛教造、玉器、陶器、瓷器等。不少藏品都是来自佳士得、苏富比、保利等知名拍卖公司的精品。为了方便上班族，他们还推出“文化星期五”，即每个周五晚上，博物馆的闭馆时间都推迟至晚上九点。目前这里还有宝格丽百年经典展，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